

真有意思

封新城 著

《新周刊》总编访谈录·典藏智者思想光芒

文匯出版社

于
万
马国
尤伦
叶
白云
朱
刘小
刘
许知
任建
李子
李
吴
吴晓
陈
陈鲁
张伯
张
周春
洪
郑沛
倪
胡
唐
徐
徐
蒋方
裴喻
楼
黎瑞
樊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真有意思 / 封新城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80741-448-3

I. 真... II. 封... III. 名人 - 访谈录 - 中国 - 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5013号

真有意思

作 者 / 封新城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建工印刷厂

版 次 /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20×960 1/16

字 数 / 30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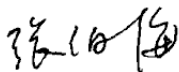
印 张 / 22.5

印 数 / 1-8000

ISBN 978-7-80741-448-3

定 价 / 45.00元

为“总编访谈录”结集出版说几句话



《新周刊》所设“总编访谈录”，是一个有功力、很可读的栏目。每读一篇，能见识一方才略、一方水土，深感今日神州人才辈出。

人物采访类文章在报刊上本多见，但《新周刊》的“总编访谈录”却不驾轻车就熟路，策划了一条在促膝交谈中启引受访者作肺腑倾谈并藉此彰显受访者才情与襟怀的人物报道之路，颇给人以机杼独出的新鲜感觉。

对受访者的选择，几乎不在意知名度，不追求明星效应。而是以一个新锐媒体人参与生活的热情与职业敏感，捕捉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中总有一股心气想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成就或有大小但都不失自己的风采、信念和见解的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和多思善悟的思考者。采访人称之为“典藏智者思想光芒”，我想，将这些行动者在事业成败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为他人之铭，将这些思考者在开拓探索中体悟到的点点真谛提炼为普适的知性，“典藏”两字含意大约如此。

对话题的设计，几乎不在意什么热点、敏感度、聚焦点……而是在努力对受访者有所了解后，巧妙地提炼出能够开启心扉、直掏受访者心窝子的话题，以此与受访者开展坦诚平易的交谈，因而容易进入酣畅境界，进入深度理解与默契，思想的火花也因之迸发。访谈虽少有传奇性，却蕴含着诱人的思想智慧和脉动的人情味。

主访人业务谙练，他把自己设计为不显眼的角色，在暗地里精灵地调动着面前的受访者。谈到复杂的问题，能够开合自如；出现稍纵即逝的闪光点，能够敏锐地抓住。主访人也十分有亲和力，不靠套近乎，却能在三言两语中化解访者与受访者的角色隔阂，使工作性质的谈话化为娓娓有趣的倾谈。

访谈所配的影像资料，同样令人感觉功夫了得。摄影者不仅以影像阐释文字，还做到了对文字境界的延伸；对受访者不仅做形象记录，还做到了对受访者个性的升华。影像资料的篇幅虽有限，但其张力无穷。

通过“多人谈”等链接，起到对受访者多角度曝光的作用，也恰到好处。

正如以上所说，将已刊发的“总编访谈录”汇编成册，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为《新周刊》这一品牌期刊开了一个展示成果的窗口，还会为我们刊界在探索人物采访文章方面提供一份借鉴，更会给那些正在生活着、工作着、探索着、前进着的读者们以一些人生启迪和前行的激励！

（张伯海 中国期刊协会前会长）

看见自己



我认识《新周刊》很早，认识封新城很晚，甚至我在南方盛典上拿了一个他们给我写颁奖词的大奖之后，这个矜持的家伙还没有露面。

在认识封新城之前，我一直自己掏钱买《新周刊》，尽管它比我愿意掏钱的另外两本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加起来还贵，我还是买了十几年，其间搬了三回家，起码有精选的三四十本跟我换过新居。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新周刊》，十个人里有八个会想到“新锐”。但是它的“新”不是横空出世无厘头，而是像模像样拿新标准给这个旧世界排榜说事儿，说得爱激动的人拍案击节，不爱激动的也心服口服。它的“锐”有熠熠锋芒，但是对事不对人，锐利的背后含着些柔软的悲悯。《新周刊》是个貌似前卫、精英其实骨子里平民得不得了的杂志，他们长于批判，但是讲理，不骂人；他们藐视煽情，但是读懂了，还是会觉得心里什么地方揪一下或者热一下，说不出来。

我很晚才知道办这个杂志的人叫封新城，当时我就把这个名字和花满楼、叶倾城什么的连在一起，觉得很武侠；后来我在封新城手机屏保上看见一个美女，他说叫“封潇潇（风萧萧）”，是他女儿，真名。我琢磨着他以后得招个姑爷叫“易水寒”。

老封这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能耐，能让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在他面前不装蒜，聊几句就熟得像远房亲戚似的，起码也像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他做“总编访谈录”的时候，约我喝茶，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我穿着裤袜短裙，啾啾哈哈坐下来捧着茶一口没喝下去呢，就听见老封大咧咧地问：“哎你从前什么样儿啊？”

我都没明白他想问什么时候叫“从前”，我说：“你说我现在涂脂抹粉了是吗？告诉你吧，我原来就这样，原来穿衣服比这另类多了！”

老封眯着眼睛说中央台的人告诉他我从前混迹于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中，跟人家都不带笑的。我哈哈大笑，想起来我做策划那些年整天点评节目，是比现在显得严肃。老封不依不饶：“你怎么老觉得我的问题是陷阱啊？”

我看看他，终于发现眼睛不大的人不眯着也像眯着，我说：“你这种貌似忠厚的人，每句话都有陷阱！”

后来，杂志出了，翻开一看，这段原封不动就是开头，晕！

尽管晕，我仍然觉得能说些不累人的话挺幸福的。相比之下，我现在接受的大部分采访开头都是：“于丹老师，请您谈一下对本世纪国学复兴的看法……”我自己在学院给本科生开的一门课叫《电视新闻采编》，我决定采访学那一段儿央求老封去讲讲。

再后来，我拿到了这本集成册的《总编访谈录》，这里面人物的跨度更让我晕：论年龄，上到1932年生人的期刊泰斗张伯海先生，下至1981年出生的网络掌门人李想；论国界，从给中国年年攒“百富榜”的英国人胡润，到专门投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比利时人尤伦斯；论身份，从中化集团总经理任建新、BOB首席运营官马国力，到传说中的“股神”林园；论话题，从吴思教授谈历史“潜规则”到洪晃、郑沛芳“南辕北辙 谈情说爱”……

终于我从酣畅淋漓剧晕剧晕的状态里冷静下来，甚至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些天上地下各路神仙大腕都在老封面前呈现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有些元素隐匿在性情中，有些故事深藏在生命里，而在老封面前，很多社会性的符号剥落了，一份朴素天真的本性坦陈出来，望着他那双似眯非眯的眼睛，像一片干松暖和的阳光，不灿烂，不灼热，就是舒服安静而已。聊完了一回头，蓦然看见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知道的自己。

举重若轻是种大境界，很轻盈地把重活儿干了，不累，挺好。这时候看见的自己，往往是那个最简单最本真的人，婴儿赤子，欢欣烂漫。很多采访者问过我：“你是个传媒研究者还是古典文化传播者？你是个学术明星还是个大学教师……”林林总总，眼花缭乱，有点儿无从说起。面对老封，我说：“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妈妈的妈妈。”

后来，这句话他用作访谈的标题。

那期杂志寄到我们家的时候，把我妈吓了一跳，因为杂志封面右上角赫然写着“为于丹平反”，像我妈这种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见着这个字眼就像被烫了一下似的，一叠声问我：“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好好的平反什么呐？！”后来看看正文，我妈没对老封产生太大成见，但显然对我很不满意，觉得这是我所有访谈中最不思进取的一个，我妈忿忿地说：“怎么连给孩子喂奶都说上了？也没谈文化也没谈学术，这还叫‘平反’啊？越平越反！”

老妈的话提醒了我，看见自己，最难的还是看见自己的反面。那些生命中隐秘的喜悦和忧

伤,那些曾经的脆弱和苍凉,那些水银泻地叮咚作响的人性与率真,那些相关于灵魂而无关乎世界的色彩和音响……

这一册《总编访谈录》,让很多人透过老封的眼睛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反面。

私底下我叫老封“新城兄”,约他最多的一句话是“喝酒去啊?”

他的回答都一样:“那是一定的!”

我们喝过了北京、广州、长沙,下一场酒一帮人约在云南,无关讲课,无关约稿,彩云之南,浪掷流光,看千年茶马故事碰撞在觥筹之间,酝酿一些天地精神,大美不言。

我想,很多接受过老封访谈的人,都愿意和他喝酒。

(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



我很幸运得到一个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周刊》。

说来话长。1993年我办了一张报纸——《晨报》。在广东电台工作的窦文涛带封新城来《晨报》炒更，文涛当编辑部主任，他当执行主编。我看他在报眉上为一些新闻事件做点评，精辟而点穴到位，看出来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兰州大学高材生，还是一代诗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闻的经历，是正规军，而我却只是个读满小学的人，土八路。

后来，文涛去了凤凰台，我觉得封新城这人很对路，说服他辞职过来当总编，这事对他来说可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将才难得，我只能添油加醋地给他描绘了杂志的灿烂未来，让他“上当”。谁知，他听也不听，“你是做梦的人，我做事的人，没别的吧？我干活去！”说完掉头就走。呵呵，话没好好说，闷葫芦一个。他就这么任何条件也不讲就上任了。

认准了，我搭台，戏就交由他去唱。从此，乐得我逍遥自在，想飞哪就飞哪。他却闷头守在家天天开会天天骂人。在《新周刊》待过的人都说他是“暴君”，没有一个没挨过他骂的，奇怪的是，挨骂的人却又恨他又爱他。也许是工作、家庭压力大，他在同事聚会时常喝大酒，醉得满地爬，我很是恼火：疯了，这人怎能这样？那时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后来，看不顺眼，自己也喝起酒来，比他更疯，何止是满地爬呀！在《新周刊》，没醉过的人很少，一醉起来就没大没小的，人人与人也没界线了，像家里人。莫名的，这也成就了《新周刊》的一种氛围，简单、纯洁，是非分明。

有时，他骂爽了连我也骂：老头你太没谱了，一点原则也不讲。哦，我可以吞下这口气，因为他说对了。我极少干涉他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周刊》封面做得狗屎一般难看，就逮住机会丢下一句：“有没搞错呀，这样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说完，我把杂志狠狠摔下掉头走人。他气不过也走了，给我发一短信：老头，我不堪重负，休假了。我又于心不忍，讨好他说：好吧，等你回来！十天后他还是回来了。这是他个人在《新周刊》12年最长的一次休假。他把心思与精力全交给《新周刊》了。

他对部下的严厉是人所共知的，靠骂，骂出一本刊物的新天地，无形中也建立了一本杂志的道德标准和专业态度。

有时，他向我抱怨，说命苦，这辈子给几个属蛇的缠住了：我、他老婆，还有我们的老板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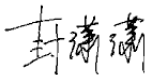
新先。我劝他：不是说蛇盘兔辈儿富吗？有啥可抱怨的嘛。封新城属兔的，比我小十岁，想不到他也找了个比他小十岁的何树青当接班人，我也希望他能超脱点，我们都会老去，会有干不动的一天，世界仍然是年轻人的。这也是《新周刊》对待人才的胸怀。

更没想到的是，近来这“闷葫芦”满脑主意，在谋划《新周刊》远景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弄了个“总编访谈录”，采访那些个社会精英。奇怪，他变了，每次饭酒间开始滔滔不绝喷话，口才大长，他兜售许多精彩的言论和观点，再也不是那些破碎的家长里短了，一口一个道理，突然你就觉得这人长高一大截，有了思想的高度。我纳闷了，心里嘀咕着：思想家都是像马恩列斯那样的大脑袋大胡须，而他不是，个头矮，小脑袋。他通过这种访谈汲取了许多社会精英的营养，与人对话，没有一定深度与高度话头往哪摆呀？看出来他是做足功夫的，就像他在《新周刊》创刊辞所写：为了办好一本杂志，我们有备而来。封新城的“总编访谈录”无疑给《新周刊》添了一道重头菜色。我没机会也搞不懂如何与那些有料的人对话，只能听他在饭桌上倒买倒卖，再就细读他的采访文章，等我在其他饭桌去喷话时，那已是三四道馐子了，即便是淘米的泔水，也不乏残留的营养呀！后来，我明白了，他是在重复那些思想与言论时，不断淘洗杂物，留下精华，也是活跃思维的演练，演讲的人需要看见听众反应的目光，我和同事们赞同他的演练，权当听众的目光。

封新城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让我拍板，说：你是老大，你决定。我情愿不做老大，老大是江湖的事；我宁愿做兄弟，兄弟是家里的事。

（孙冕《新周刊》杂志社社长）

我的总编老爸



听老爸说他要出书了，一开始还没什么特别感觉，就觉得挺搞笑的，到他让我帮他写序，我才真当回事了，又不好推，只能硬着头皮写。为什么会觉得搞笑呢？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老爸似乎成了小名人，当起了作者，还要出书了，像是受了刺激，一时反应不过来。

从来都觉得，我爸是个编辑挺光荣的。

说句老土的，我真觉得我爸挺牛的。虽然，他每次在我面前自夸的时候，我都会随便地“嗯”几下，但心中的敬佩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的。小时候觉得老爸很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双“奸诈”的小眯眯眼，一见着就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当然，现在我已经长大了，老爸应该也知道我到了吃软不吃硬的年纪，他便会进行意味深长的道理讲学。

说老爸“潮”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潮”绝对不只是表现在衣着方面，更多的是表现在思想上，真是看不出一个大腹便便，中年发福的男人，在跟女儿说话的时候，竟一口一个“雷！”。老爸还对自己的样貌自信满满，时不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老爸我已经够帅的了，要是我海拔再高两寸，那还不被小姑娘们追着满街跑？”这帅我倒不敢发表评论，但我可以用另一个词来代替——man！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在门口等家长，她问我：“你爸长什么样？”我想了一下，说：“就是那种挺man的类型。”过了一会儿，我爸穿着茄克，戴着墨镜，酷酷地走了过来，我那个同学一下就跳了起来指着他说：“嘿！就是那个吧！”我将这件事告诉我爸之后，他便经常得意洋洋地拿出来跟别人炫耀。

当然，有个总编老爸实在是有许多好处，见见名人，在杂志上露露脸，都不成问题，四年级的时候曾经以“亲情客串”的名义上过《新周刊》。这使得我在同学与老师之间名气暴涨，还一度成为了我班值日小分队的队长。六岁那年我爸就帮我整理了一本叫“我是封潇潇”的画册，还是限量版，全世界只有五本。

不得不承认，我爸真是越活越年轻，前段时间买了个PSP游戏机，于是便总能看见他又叫又跳地打足球，这本都是我们班男生干的事。说到这，我想，真能给他颁一个“至潮老豆”奖给他呢！！我的同学都是很羡慕我的，因为我有一个听得懂我说话的老爸，我也觉得这是件难得、幸运的事。

（封潇潇 15岁，为本书作者的女儿）

张伯海 为“总编访谈录”结集出版说几句话（序一）	1
于丹 看见自己（序二）	2
孙冕 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序三）	5
封潇潇 我的总编老爸（序四）	7
于丹 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002
万捷 把雅昌做成中国最大的艺术服务器	018
马国力 2008 我最佳的工作状态就是坐着看电视	026
尤伦斯 为什么我要在中国推动当代艺术? 因为我听从了自己心灵的召唤	036
叶京 一半是叶京,一半是王朔	044
白云峰 一个新偶像的诞生	054
朱其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064
刘小东 大时代边上的写生人	076
刘春 电视界现在最大的悲哀就是忘了自己是个媒体	086
许知远 我最痛恨知道分子这个词	096
任建新 一次跨越23年的采访	108
李子勋 论道中国运势 水开了是乱的,但能量很大	120
李想 把自负摅下去,把自信用到位	132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 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	142

吴晓波	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	154
陈宇	广州很喧嚣,建个草堂躲起来	164
陈侗	我不追求艺术,我就是艺术.....	172
陈鲁豫	天生一个访谈家	182
张伯海	可能是中国最爱杂志的那个人	192
张檬	要独自走过多少远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200
周春芽	大家都说你画“开”了	210
洪晃、郑沛芳	南辕北辙 谈情说爱	220
“首席吵架官”倪捷	人民需要电动车	236
胡润	做个“榜爷”真快活	246
唐骏	我就是一家叫唐骏的公司	256
徐刚	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266
徐莹	把棋下“活”了	276
蒋方舟	18岁时,我身心合一	284
裴谕新	李银河比我无趣多了	300
楼云	你现在的心态真好	312
黎瑞刚	我看见了电视的未来	322
樊建川	我就想做个敲钟人	334
封新城	后记	344

封新城 著
《新周刊》总编访谈录·典藏智者思想光

真有意思

文匯出版社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 和我女儿的妈妈

一年前（2007年）开设这个栏目时，于丹就在名单上。但犹豫不决中，还是划掉了。

我庆幸我的胆怯把采访拖到了时隔一年的今天。

我的意思是：一年前我只能采访到聪明的于丹，今天我采访到了率真、浪漫、大气甚至有时就是一小女子的于丹。

我不敢说这个访谈还原了于丹，但我的助手王丹整理完两万多字的录音后，喜爱之情一点也不掩饰。

她说：“真好看！真过瘾！”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封新城：你原来什么样儿啊？

于丹：说我现在涂脂抹粉了是吗？我告诉你，我原来就这样，我原来穿的衣服比这另类多了。

封新城：中午和中央台的人一起吃饭，他们说你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过去你混迹于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当中，那时候可能你跟人家都不带笑的。

于丹：没那事儿！

封新城：你怎么老觉得我的问题是陷阱啊，哈哈。

于丹：你这种貌似忠厚的人，每句话都有陷阱。

封新城：他们的意思是，对于丹，他们还是很敬畏，很害怕的，现在他们觉得——

于丹：更可怕了！哈哈！

封新城：更敬仰了。

于丹：那就让我在你们那儿还原一下我自己吧。

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太喜欢海哥拍的照片了！真的，我觉得《新周刊》的照片是我看到的在静态下极具张力的那种照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新周刊》吗？当时各种刊物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机场里卖得比较贵的一种，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买，觉得拿在手里有一种质感。《新周刊》给我的感觉是，它给了我一种另类的视角去解读这个大家都已经读滥了的世界。它的那种新锐，那种边缘化，还有那种理性——《新周刊》貌似感性，但背后有一种冷冷的理性；表面上非常张扬，其实内里有一种很节制、很含蓄的品质。这是我特喜欢的东西。人喜欢一种东西就是喜欢它的一种质地，就像你有时候喜欢某一种材质，不管它是布料，还是家具。作为一个阅读的载体，它承载一个文本，一个故事，一个评价、观点，这是不难的；但它本身有一种不变的品质，这是很难的事情。

封新城：但是业界基本还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我记得一些很老的人，他们愿意读我们的杂志，说里面有一种率性。

于丹：我老拿你们《新周刊》跟学生讲，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很酷的一件事。我们教大众传播学的总说议程设置，就是它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新周刊》一开始主体设置就非常明确，它能建立好多的榜，它老在这儿评价，它有它眼中排行榜的理由。所以我就

觉得传递价值观、传递评价、传递态度，这是《新周刊》做得特别成功的。

封新城：谢谢！你看，“总编访谈录”这个栏目，去年（2007年）3月刚设的时候，第一批名单，你就摆在第一位。但是后来我想半天把你划掉了，你猜猜为什么。

于丹：那时候太喧嚣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原因。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划掉你。

于丹：觉得我太主流了？

封新城：对不对，仅仅是，我觉得你太能说了！我看到《鲁豫有约》里面，鲁豫号称平时跟人谈笑风生的人，可在你面前也就一乖乖女，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哪敢找你聊，这不是疯了吗？我怕了，说这人我不碰。

于丹：你看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读！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地还原一种真实。因为我的那种，像你说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认为是一种职业状态，其实那不是生活里真实的我。可是我好像跟谁说谁都不信，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语的孩子，可能现在就是小时候话憋的。

封新城：这段时间国学热，出了一批人，而与孔庄同席的是于丹。你的出现让大家觉得很突然，但又很贴切。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觉得就是被选择，一种各种机缘巧合的被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于大众传媒这个平台。其实并不是说我的国学比谁的好，坦率地说就因为我是教传媒的，我特别了解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要求你永远生活在他们生活的语境之内，能够完成一种心灵的唤醒，而不是一个学理体系的灌输。

我讲《论语》，一个非常好的机缘巧合，因为我跟万卫老师特别熟。他在《夕阳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们科教文频道建立的时候我参与策划。后来他们有评审组，每一季度给人家审片子、打分，就你说的那个，我就一直混迹在一群老同志中间。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站到台前去。《百家讲坛》做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做得特别火，就有人说，你们得讲点儿经典啊，《论语》你们是绕不过去的了，怎么都得讲。他们说好吧，那就讲，然后就有很多专业的教授，作为主讲人的备选。剧组有时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恰好是先秦两汉，博士时又学传媒，后来十几年一直教这个学科，我考虑的是要传递有效信息，怎么完成激活，我就会特别强调传播策略；我一次一次老说这些，最后他们说你自己来试试吧，就这么着了。

封新城：是不是这之前你在学校里讲，就是这风格——叫什么呢？派头？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于丹：不太一样。比如说，讲《论语》，我更多的是要讲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就一定要从先秦诸子这一块讲起，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学理性和逻辑性在里面。在学校肯定不能讲这么些个故事，那就不是大学课堂了。

封新城：你的记性是不是特别好？

于丹：算是比较好吧，所以都没怎么用功。我也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只不过就是记性好点而已。

封新城：记性好还要表达好啊。我小时候也是，从不说话，有时候你看着我像调皮捣蛋的人，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却被评价为最让人省心的人。我只看书，只待在屋子里。

于丹：哎，那你蔫儿坏吗？你连蔫儿坏都不坏啊？后来长大才变坏的？

封新城：我觉得我坏是完全通过《新周刊》实现了，攻击别人啊、刻薄啊。

于丹：《新周刊》就成为你的一个心理宣泄的出口是吧？

封新城：差不多，那你呢？

于丹：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活得很沉重，没什么童年，所以长大以后不怎么着调儿，没什么正形，因为小时候太压抑了，真的！我小时候多郁闷啊，我和我姥姥在一个大院子里，没人跟我玩儿。

封新城：小时候是大人，等长成大人了又是小孩儿了。

于丹：我比较喜欢生命有时空错乱之感，就是我一天之内可以体会15岁的心情和50岁的心情，16岁的感受和60岁的感受。

封新城：那你不成神仙了？

于丹：那得看我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啊，你一会儿换一拨人呢？你一会儿换一环境呢？对吧？所以一天之内这人可以跳进跳出，换好多种身份。

封新城：你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是于丹”这个问题。

于丹：我觉得现在就是，于丹这个人搁在这儿了，至于为什么，问题不能由她自己来解释。

封新城：你是一个解释者啊。

于丹：我不是解释者。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传媒的特征，你有现在所谓的电视人特征，还有一个你不愿意听的词——明星，你当然有发言权，再说了，人要有自省嘛。

于丹：我就认真地跟你讲，我生命中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太喜欢回顾、反省，对我来讲，只有当下和未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形成了，就那样走过来了，过多地在里面寻求一种

解释,或者说什么是遗憾、什么是庆幸,其实都已经不具备价值了。

“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

封新城：你大学是哪一级的？我是80级的。

于丹：你还是比我早点儿，比我早两届。

封新城：我们那时候80年代着迷的是萨特啊、波伏娃之类的。

于丹：你以为我不着迷吗？我们那时候看海德格尔，看萨特，看荣格，看弗洛伊德。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感觉好像你没喜欢过这些玩意儿似的。

于丹：我老跟学生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是没有热爱过诗歌，那就像是没谈过恋爱一样。

回想起来，我觉得80年代真的是一个符号，一种情怀。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因为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茫。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但他们又有西方思潮刚刚冲击你、洗礼你的那种激情。80年代是一个交融的时代。我是1980年上高中，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查建英，我们俩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我觉得她深刻地写出了80年代的一种特质，就是那种激情。80年代的奢华在哪儿呢？我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80年代的时候，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走丢了，到河北境内，最后截卡车回来。那时候哪有说一天就玩完的呀，背着帐篷，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我觉得80年代对我的精神熔铸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我读硕士的时候是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但整个那个时代又是西方文学的一种冲撞，这种力量的交融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

我读古代文学其实是很偶然的。本来我准备报文艺美学，80年代的时候，中文系学习好的孩子都想学文艺美学。我赶上了非常好的文艺美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当时我们狂热地喜欢文艺美学，嫌师大图书馆的书老，我认识几个社科院的师兄，他们是学古典